

寒劍



寒 剑

鬼 谷 子 著

(下)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新出登007号

责任编辑:王敦贤

书 名 寒 剑(上、中、下)

定 价 11.00元

作 者 鬼谷子

ISBN7-5411-0870-7/I·803

1992年3月

第一版

1992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787×1092mm

1/32

印数1—18,000套

印张23.5

插页6

字数400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保定振兴包装印刷厂印刷

内容简介

武林派争，格杀成仇。昆仑派“寒剑”传人马山泰遭崆峒派群翠暗算身亡。自此，为武林败类胆战心惊的“寒剑”锋威，暂消声迹。

自古道：天无绝人之路。所幸马氏遗世双女翠兰、翠芳为白夜道姑所救，含辛潜育，待若亲生。

由此，深山栖身，灵观习武，道姑指径导势，姐妹悉心揣摩，十年磨砺，终成精艺。为报仇雪恨，二姐妹乔装打扮，千里寻仇，一路上除暴安良，百姓称快。“寒剑”重光，崆峒群枭闻风丧胆。

为抗衡“寒剑”神威，为达独霸武林之目的，崆峒派弟子在翡翠庄秘设祭坛，祭炼“阴阳剑”。此剑一旦炼成，将万劫难避。为揭其阴谋，阻其凶险，二姐妹别恩师、联友朋、捣敌穴、毁祭坛、除顽枭、惩恶贼、兴正义、安人心。这就演出了一场动人五魂、牵人七魄，荡人十二心腑的缠绵故事。

作者以生花妙笔、或如行云流水跌宕，或如龙走蛇舞，娓娓娟娟，烈烈沸沸，实为武林小说界一枝新奇葩。

本社仅以奉献之赤诚，付印成书，以饗读者。

ISBN 7-5411-0870-7/I·803

定价：11.00元

十四

“嗨！你的能耐在什么地方？”翠兰喊道：“真是草包，窝囊废！”

两个青年气得脸孔铁青，不知到他们是如何上的岸，四目迸射着怒火，望著他们。“嗨，草包！”翠芳喊道“有本领上来和你小娘对几招！”两青年正是血气方刚，怎能忍受这种轻视挑战，两人射身向岸边游去。像两条蛟龙，眨眼已游到岸旁，走上岸。一青年忿然怒道！

“你以为我们不敢与你对招？笑话！”

“那么，开始吧！”翠芳说：“你小娘连手都不动一下。”

这话对他们蔑视到了极点！连手都不动就能打胜他们。两青年气得四叶肺像蒲扇剧烈的煽动，两个鼻孔如风箱般的“呼呼”出气。两青年互望一眼，怒吼一声，扑打过去，即挥拳又飞腿。

翠芳身形只是闪动，换步……。两青年累得龟孙似的，连翠芳衣服也没碰着。翠芳见两人自动停住手脚，一笑道：

“你们俩不打哪？现在该轮到你小娘动手了。”“你一？”一青年眼睛一瞪。”“怎么，你们打了小娘，还不教小娘讨回公道？”翠芳箭步上步，飞腿一脚，将一个青年踢飞半空中跌在河里。另一青年转身即逃。但没逃几步，被翠芳追上，怒道：“你逃得了吗？凡是惹怒小娘的人，别

想逃。”语落，飞起又是一脚，将另一个青年也踢飞跌到河里。

这时忽然有三个青年与一中年人出现面前，当那船家气喘的跑来，翠兰姊妹才直觉到是船家去喊来的。

“船家！”对岸乘客在喊道：“快划船过来，我们要过河！”

船家似乎舒了口气，走下河岸。到来的这中年人向翠兰姊妹端详一眼，沉声道：“你们把我的徒弟踢到河里，就算了吗？”

“他们的水性很好，会自动上岸的。”翠芳一笑。“会自动上岸？”中年人手一指道：“你看看！”

翠兰姊妹转目一瞧，见船家正将她们朝岸上抱，看样子喝了不少水或是被踢伤。翠芳说“他们不是上岸了吗？”

“你要知道，他们是被抱上岸来的，不是自己走上岸的。”中年人怒道：“你已经将他踢伤，还要嘴皮子！”

“什么？”翠芳怫然作色道：“你说小娘耍嘴皮子？小娘问你：他们两人打小娘一个，小娘连手都没还，你知道吗？”

他们为什么要打你，中年人说：“分明是你不对，才打你。”

“你真是个怙恶不悛的东西！”翠芳勃然怒道：“小娘本想饶你，既然如此，今天小娘就废掉你！”

“你敢！”中年手中烟杆一指，声色俱厉道：“我哈彪不是四师哥贺腾那样无能，被你们任意废掉！”啊！原来你也是水中王的徒弟？”翠芳冷哼一声，说：“难怪你手中也有

一支哭丧棍了。”

“胡说！哈彪气得眼珠暴凸，怒道：“今天你们是来得去不得，徒弟们，上！”三个徒弟挥舞手中烟杆扑打过来。

翠兰姊妹手一抄，剑出鞘，翠芳对战哈彪，翠兰迎战三个徒弟。那哈彪抡起烟杆“呼呼”生风，扑上去连续向翠芳“眉心穴”、“命门穴”点去，翠芳手中剑使出“银龙护首”“咣啷！”两声响，火星四射，将哈彪的烟杆砍了个豁口，哈彪踉跄两步，没稳住脚，即飞出烟杆向翠芳“章门穴”点去！手法快而凌厉，如被点中四十天人即会死亡，翠芳旋身形，手中剑向左横劈，又是“叮”的一声响，火星四迸震得哈彪向左侧方冲出十多步远。

这时突然“哎呀！”两声惨叫，两个青年徒弟倒卧血泊。翠芳随即飞身到哈彪面前，哈彪刚抬起烟杆，翠芳手中剑斜上削去，只听“咻！”的一声，哈彪的烟杆被削掉一尺多，烟杆头飞射不知去向。

哈彪大吃一惊，垂目一看，手中只剩下半截钢管。翠芳乘他发楞之际，箭步上前，剑起剑落，哈彪嘴一咧，牙一咬，“咦呀”一声，倒在地上，浑身发作寒冷颤抖！

“哼！”翠芳看着躺在地上的哈彪说：“小娘看你和贺腾一样草包！”翠芳转脸一看，见一个青年徒弟跪在姐姐面前磕头如捣蒜、嘴里还不停的哀求道：“公子，请饶小的一命！公子请饶小得一命！”

“本公子又不取你的命，怕成这样子。”翠兰喝道：“起来！磕什么头嘛？”“你不要小的命，也会削掉小的一双胳膊。青年仍磕头哀求道：“请公子饶恕小的、请公子饶恕小

的。”

这么多头一磕，真将翠兰一颗心磕软了，不忍再削他的胳膊。翠兰说：本公子饶恕你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本公子一个条件。”“小的一定答应，小的一定答应。”说着，又磕起头，似乎已将肝脏吓破。“听着！”翠兰清晰朗声道：

“不许你再干水盗这一行，做出丧天害理的事，立刻离开此地！否则再被本公子遇见，就用剑刺出你的心！”“是是，小的绝不再干罪恶的事。”青年仍磕头，道，“小的听公子的叮嘱。”

“去吧！”

“谢谢公子。”青年磕头站起身。

“把你手中的哭丧棍扔掉！”

“是是！”青年将手中的钢烟杆投掷到河里，翠兰姊妹转头瞧去，那船家与被踢伤的两个青年已经没见，想是被运走。河对岸的渡河乘客，都向回走去，这场隔岸观斗之后，请他们渡河已怯步不愿上船了。翠兰姊妹向躺在地上的哈彪与两个青年徒弟一瞥，走去。

姊妹俩径向新镇县而行，在新镇这边，有一条“大清河，”与永定河相距一百里左右，这大清水道码头是水中王第三徒弟刘大砚负责。刘大砚与贺腾同年龄，除有徒弟三人之外，另有换帖弟兄七人，在大清河行驰的船家都诨称他们为“三魂七魄”。三魂的烟杆点穴功，比哈彪的徒弟略高，七魄的刀法较强，水性也高，是刘大砚慕名而个个请来换帖的，可见这刘大砚要比贺腾与哈彪重义气，善玩心计。

刘大砚同样会受师父郝放杰交代，随时注意翠兰姊妹行踪。至于哈彪被废的第二天早晨，刘大砚获悉，原来在哈彪那

渡河口划船的青年人，是夜起程去大清河，见到刘大砚告诉了详情。

这也是翠兰姊妹绕道行走绕出的麻烦，若是照去年的路线行走即平安无事了。现在既然一波又一波，只得勇往直杀！这些盗贼早杀晚不杀，是省不得力气的。

那刘大砚得知情形后，一面放飞鸽传书给师父，一面布署，其实亦布不出什么名堂，渡河口或河旁除多集中些人，没别的花招，翻船技能翠兰姊妹已经验过，想将翠兰姊妹弄到河水里，不是容易之事，所以还是只有硬拚硬打！

翠兰姊妹没有到来，即知前面有条大清河，凡是有河流，翠兰姊妹便会想到必定有水中王的徒弟，自然倍加小心提防。

次日下午，姊妹俩来到大清河渡口，当时没有上船过河，举目眺望，见对面有不少劲装身带武器的人，心知这些人是对付她们的。

“妹”翠兰说：“咱们诱他们过来几个人，这样比较省力气。”

“就怕他们不会过来。”翠兰感想，“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”“嗯”翠兰目不转睛的望着对岸说：“他们人还不少呢”共有十一个人。“那年龄大的，可能就是水中王的徒弟。”翠芳恨声道：“我要先废掉他！”那刘大砚虽然聪明，他见翠兰姊妹迟迟不上渡船过河，内心开始焦急，于是，他叫七兄弟等候，领着三个徒弟走上船，到这旁河岸，刘大砚向翠兰姊妹打量一眼，阴险的笑笑，说道：“二位不是要过河吗？在下特来迎接，请上船吧。”“哼”翠芳花容一沉，撇下嘴，说：你别在我们面前猫哭耗子假慈悲

了。”“小妹，你怎么不知好歹？”刘大砚说：“在下是诚心诚意来迎接二位过河的。”你我既不相认，为什么要来迎接？”翠兰眼睛恨着他，道：“为何不迎接他们？”“因在下知道二位是寒剑兄妹，早已敬仰之至。”刘大砚躬身说：

“所以特过来迎接。”“请你师父来迎接还差不多。”翠芳激将，道：“你来迎接小娘，还不够资格！”“你怎么说话带‘娘’”刘大砚不悦，道：“我看你连我女儿也没大多少。”“你听不习惯是吗？”翠芳觑视着他道：“小娘说话成了习惯，不愿当小娘的儿子也得听着！”“娘的！”“刚才小娘已说过，不愿当儿子也得听着！”翠芳冷哼一声。

“不认抬举的贼丫头！”刘大砚挥动着烟杆，怒吼道：大爷不给你点苦头吃，不知大爷的厉害，徒弟们，上！”

翠兰姊妹“刷刷”的剑出鞘，移形换步接招。刘大砚恨透翠芳，手中烟杆“呼呼”生风向翠芳左右“翻肚穴”点去！翠芳仰身迅速用剑向上一拨，“叮”的一声将刘大砚震得不由亦朝后仰，翠芳缩身形，以低姿“宝鸭穿莲”向刘大砚腹部刺去，刘大砚收腹，手中烟杆向翠芳“藏血穴”点去，翠芳头一偏，对方点空，跟着腾身斜射，同时手中剑向刘大砚腰间削去！刘大砚吃一惊，连忙用烟杆向上横架，“咣”的一声，竟将刘大砚震坐地上，暗忖好厚的功力！

翠芳箭步上前，向刘大砚劈头砍下，刘大砚仰身躺地，双手拿烟杆阻挡，只听“咔”的一声响，烟杆被剑砍断两截。刘大砚迅速滚身……。

此时，突然“哎呀”一声惨叫，一个徒弟被翠兰削下胳膊。翠芳闪电般的身形来到刘大砚身旁。刘大砚迅速起身，挥动半截烟杆阻挡，翠芳一笑，手中剑左拨右挑，“叮叮”两

声，将刘大砚手中半截钢烟杆拨掉，震得刘大砚手与臂麻痛不已。

“哎呀！”又是两声惨叫，两个青年徒弟又被翠兰削掉胳膊，人倒在地上。刘大砚大吃一惊，自己身置危境，眼看自己三个徒弟全已被废，就在他惊愕之际，翠芳的剑已刺进他的腋下朝上一挑，他“咦”的一声痛叫，踉跄两步，强忍站住脚，咬牙切齿恨声道：你好残酷的贱丫头，我永远恨你！”

“小娘没取你的命，算不上残酷。”翠芳说：“还没有你们既劫货又杀人残酷，小娘不怕你恨，也不怕你报仇，随时等着你。刘大砚已忍受不住，周身发作寒冷，摇晃两下身軀，倒在地上。“你不喜欢听“小娘”，为增加你的记忆，让你在多听几句。”翠芳望着刘大砚，道：“听着！小娘，小娘，小娘，”其实刘大砚在“痛”与“冷”的交替中已听不清翠芳的话，只是在哆嗦。“嗨！”翠兰向对岸喊道：你们师父叫你们过来，快点！”

那七兄弟听见翠兰声音，都不禁愕然，心想难道大哥完了？为何大哥不喊？其中一人说：“我们快过去，如果大哥栽了，与他们决一死战！”七个汉子马上走下河岸，跳上一只船，划桨而来。几个人的眸子一直望着河对岸，随着距离拉近，竟没有发现大哥与三个徒弟，内心不由紧张起来，心想是完了。

船一靠岸，七个人忙不迭跳下船，走上岸一瞧，真的完了，见大哥刘大砚与三个徒弟躺在地上，浑身抽搐而颤抖，其中一汉子霍的撩起双目，瞪着忿恨的眼，声色俱厉，问道：“是你们把我们大哥及徒弟废掉的？”

“废话！”翠兰温色道：“现在该轮到你们哪。”

“你小子这样凶？”这人讶然说：“废掉我们大哥及徒弟，还要废我们？”

“难道你们不为大哥报仇？”翠芳瞪他一眼说：“真是无情无义！”

几个汉子一怔。另一人道：“当然要报仇，同样要废掉你们俩！”

“你们有这能耐？”翠兰冷哼一声说：“瞧你们这付德性，都是些草包！”

“你胡说！在大清河谁不知道我们七魄厉害。”又一汉子怒道：“今天我就不信会栽在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手里。”

“嘴说没用，刀剑下见功夫。”翠兰催促道：“快出招，本公子剑已等得不耐烦哪。”

七个人见翠兰手中剑一晃，竟闪出碧光耀目，有一股寒气。七人相视，似乎被慑住。

“真没出息，草包、窝囊废！”翠兰不屑道：“还没交手，就把你们吓呆了。”

“这小子说话好可恨！”其中另一人怒道：“今天我们不取你的命誓不为人。上！”

七人抡刀扑杀过去，翠兰“蜜蜂穿枝”将七人逼为三、四两边，姊妹俩移形换步，碧虹罩住七人。七人感到有些眼花撩乱。翠兰娇叱一声，手中剑猛一旋转，“叮叮冬冬”一阵响，将四人震得跌跌撞撞，臂膀麻痛不已虎口欲裂，三人一看自己的刀，已震破几个豁口，吃惊不胜，正在发愣，见翠芳的剑闪刺过来。三个汉子急忙出刀架招，只见碧虹左右闪了两闪，“哎呀”！两声惨叫，两条胳膊飞向空中，人随即

跌倒在地。

“噢呀”又是两声惨叫，两条胳膊斜飞而来，一条胳膊恰巧砸在翠芳面前一个汉子身上。这汉子以为自己胳膊被削掉，不由“呀！”了一声，啄头倒下去。

“起来！翠兰手中剑指着面前躺在地上的汉子，厉声道：“你躺在地上干什么？是不是装狗熊？”

“我的胳膊已被削掉了。”这汉子恐惧说：“还不放过我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谁削你的胳膊？”翠芳催促道：“快起来！小娘不杀躺在地上的死人。”

这汉子向左右一看自己胳膊，是没有被削掉，心想刚才从我身上掉在地上的胳膊是谁的？这汉子坐起身，但又躺在地上。

“你不要听错小娘的话。”翠芳见他又躺在地上说道：“小娘是不杀躺在地上的死人。但你并没有死，小娘照杀不误！”

这汉子暗忖，为何躺着不动让她杀，干脆与她拚了。于是，汉子霍地从地上站起，抡刀向翠芳砍杀去！

“小娘知道你已休息够了。”翠芳说着，手中剑在汉子眼前一晃，随即向汉子刀上一震，只见刀脱手而飞。

汉子虎口立刻流出鲜血。就在汉子手臂痛疼无法动弹时，翠芳剑起剑落，砍下胳膊。这次真是汉子胳膊掉下来了，汉子“哎呀”一声惨叫，倒身下去。“噢呀！”旁边又发出惨叫声音。翠芳转头看去，见姐姐面前地上躺着四个人，全都废了。翠芳望着地上躺着的人说：“现在你们在大清河尽量称雄抢劫吧！”

姊妹俩抹去剑上血，收剑到河边，向对岸望去，对岸已不见一个人，回头再瞧身后也没有一个人。姊妹好生诧异，其不知，两岸的人都被他们打杀下吓走了。

“船家！”翠兰喊道：“船家！船家！”

对岸没有人应声。翠兰又喊了两声船家。对岸有人出现，有四、五个人，都很紧张，仓皇到河边，跳上船，将船划过来，当船靠岸时有一汉子说：“我们是来救人的，你们要渡河另叫船。”

翠兰姊妹既然将许多人废了，不能不让他们救人，没有作声。姊妹俩看着他们将负，伤的人抬到两条船上，划船过对岸。翠兰大声道：“嗨！请你们叫船家过来好吗？”

这些人不理睬，只是划船向对岸驶去。翠兰姊妹见他们似乎很恨，于是翠芳说：“干脆咱们施展轻功渡河吧。”

“好。”翠兰说：“咱们脚藉他们的船尾就可以了。”

随即姊妹俩猛提真元，双脚一点地，身形向河心飞射去，藉两条船尾再一点脚，人飞向对岸。几个汉子只感觉到两个飞影从头上空疾射而过，当翠兰姊妹着地彼岸，始看出是她俩姊妹，都不禁惊讶的目瞪口呆。

“你们不理我们，我们还是过来了。”翠芳傲然地一笑，望着那些汉子说：“小心你们的脑袋，哪天惹怒小娘，统统把你们的脑袋像西瓜般砍削下来！”随即和姐姐走去。

这天夜晚，姊妹俩来到新镇住宿一夜。次日、姊妹俩向任邱县走去。任邱前面是河间，即是飞豹四兄妹的家乡。

刘大砚的“三魂七魄”一些人被废，立刻传到大清河上下游一百里开外人们耳里，谁听了都感到吃惊！在河北三大河

流，除子牙河水中王之外，次为刘大砚在大清河的武功势力，想不到只几个时辰，刘大砚的武功势力竟全部瓦解。但是行走大清河里商船船家并不感到稍快，因子牙河的水中王很快会将势力补充过来，除非那水中王被消灭铲除！

好歹人都有三朋两友，刘大砚的被废，同样会有些狐群出现代讨回公道，这是必然之举。

翠兰姊妹走出任邱将要到河间，在一个小集市歇脚下来。如今，翠兰姊妹对一些玩刀弄棒的草包不屑顾虑，不找来，是他们的造化，找来是他们的劫数。

真是地上有路他们不走，天上无路偏要去。这夜刚到二更，翠兰姊妹清晰听见房瓦上有不少脚步声，翠芳冷哼一声说：“就凭他们牛蹄的功夫，还要来！”

“他们活得反正不耐烦了，自找死路，咱们就成全他们。”说着，翠兰也坐起身子。

“兔崽子！快给大爷滚出来！”房瓦上有个油重略带沙哑声音的人吼道：“你们可以废掉刘大砚，却动不了大爷一根毫毛！”

“姐，你听！”翠芳说：“这个人说话是多么难听？我非削掉他两条胳膊不可！”

“怎么你们两个兔崽子不敢出来？”这人接着吼道：“是不是要学老鳖？”

翠兰姊妹气呼呼的，推窗而出，拧身上房一看，人真不少，有十多个，手中拿着刀剑。翠芳双眉一扬，怒目瞪眼，厉声问道：“刚才是谁在此说些屁话？”

“是我！”这人手中刀一晃说：“怎么样，你这小贱货听不入耳？”

“刚才不是你的声音。”翠兰见他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。于是怒道：“这么没用？见小娘上来，却不敢承认了？”

“谁说不敢承认，是大爷我。”这人大块头，皮色黝黑，一付草莽相。他说：“我老婆抢上话头，教我怎么再吭声？”

“好！今夜小娘就是不能饶你。”翠芳咬牙切齿道：“教你永远不再说脏话。看招！”

“慢着”翠兰望着这大汉问道：“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？他们都是什么人？”

“都是刘大砚的朋友。”大汉说：“是我带来的，你嫌多还是嫌少？”

“嫌少”翠兰冷笑一声说：“最好来个百八十人，让本公子杀个痛快！”

“这些贼东西自愿来找倒楣，还和他们噜嗦什么！”翠芳手中剑晃了晃，怒道：“一个也不留，统统宰掉！”

大汉一夥人瞧见翠芳的剑闪耀碧光，寒气袭人，不由发呆，觉得这剑好怪！心想这就是大家所说的“寒剑”？

“发什么楞？”翠芳喝道：“看招！”随即手中剑向大汉刺去！

大汉吃惊，连忙闪身用刀架剑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将大汉震得险些没有跌倒，心里喊了一声：乖乖！跟着吼道：

“上！快上！大家一起上！”

一群人蜂拥扑上来。

翠芳不管扑来多少人，对着大汉连续攻击数剑，逼得大汉直退，退到屋脊山墙边，不能再退，再退就将跌下去。大

汉咆哮一声，向翠芳挥刀乱砍！他这无刀法的乱砍，还直将翠芳逼退，但却给翠芳乘隙刺杀机会。翠芳手中剑刚要刺进大汉腋下，从背后杀过来几个人。翠兰收剑闪动身形，横剑劈去，“叮叮咚咚”一阵乱响，那扑杀过来的几个人都被震跌倒。翠芳放开大汉，趁势移身过来，剑在几个人的胳膊上闪了几闪“哎呀！”痛叫大作。

在翠兰面前的几个汉子，这时也“噢、呀、哎”的惨叫起来，随即“噗噗咚咚”的倒下几个人，有的跌滚房屋下面。其余七、八个人被慑住，连忙后退，不敢再扑杀。

“草包，草包！”翠兰说：“凭你们这两下还敢来与本公子交手？快告诉本公子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哎呀！”一声惨叫，那大汉的胳膊被翠芳削掉。这边的婆娘仓皇的奔过去，向翠芳求饶，不要杀死他丈夫。

“你丈夫说，小娘动不了他一根毫毛。”翠芳说：“他很有本领，你为他求什么情？”

“他是我丈夫，当然要求情了。”婆娘哭泣道：“姑娘，奴家向你磕头，请饶恕他吧！”说完婆娘向翠芳磕起头来。

“好，本姑娘饶他不死，起来！”婆娘一再道谢。其实，翠芳是不会杀死大汉，削掉他一条胳膊足够惩罚。翠芳说：“你快扶你丈夫去吧。”

婆娘又道谢几声，扶丈夫走去。

“刚才本公子问你们的话，听见没有？”翠兰向面前几个人说道：“说出来你们是干啥的，本公子就放你们回去，否则谁也别离开此地！”

这些人，虽不是刘大砚的手下，却常被刘大砚利用。卸